

松漠記聞

宋 洪皓 撰

明 吳瑄 校

女真卽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
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
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爲戰鬥之狀上謂侍臣
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
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
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
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

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闊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字

董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謚穆獻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卽阿骨打也滅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日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

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采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堯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_{力木}礪_切側室所生爲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二曰三太子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卽兀朮爲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爲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歿自固礪以下皆爲奴婢繩果死其妻爲固

礪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礪粘罕爭立以今主爲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爲宋王太傅領尚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爲悟室所誅次日曰賢爲沂王燕

京留守次日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措鄂感切扳音板

也大字極烈吳乞買時爲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闖辣封魯王爲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今爲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日粘漢言其貌類漢人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爲

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字極烈

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爲左相誅宋兗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爲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

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

瑟珠玉帛有兜羅絛毛氎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

盥臍臍硃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
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
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
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所頭為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危者有間以雜色毛者
則輕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
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
為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
中每齋必割羊或酒醑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
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袂染作西竺語燕人或
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

服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
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
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
為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
瑟為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
結金線相瑟瑟為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
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尅絲甚華麗又善撚
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
指換達鞞辛酉歲金國肆肯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
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婚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

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故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

東竝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
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妬悍大
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
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
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嫉忌相夸故契丹
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待婢唯渤
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
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正大譴譟徙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
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

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
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
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
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
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
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
而去其居故地者令歸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
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
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太山全無力

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後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爲僧自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余相識頗久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

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

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入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二城入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其人戇村勇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念其名

驚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旣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邊山下不敢登其巢尤經二年出鬪而敗復降疑卽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卽唐書所謂蒙

兀

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

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割之悟室急以手握韜骨打止得其柄杖其胷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歿囑其子固論善待之

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翰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閹閹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

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

既起師才有千騎

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旣連敗遼師器甲益

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餘都
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
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攄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雲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
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
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
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耶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
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

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
習儀攄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
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
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
歸以是故恐不加禮廼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
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
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
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先
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
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

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是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鼯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遼遼亾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各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人置以小名居官上後

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卽奔其妻携五子宵遯詰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

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
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宥所得今梁王大實皆
亾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
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
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
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
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
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
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
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
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
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
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
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
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
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旣在西京何故不識
監軍北人稱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
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

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百遂不納投達剌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

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日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益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旣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

謂羊酒肴饌之類

次則携壺小亦打

饒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有之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

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

是人欲嘯聚為亂剋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具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天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

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為僧衣孟也甚厚慈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

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

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兄有師者

皆落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囑請即得之得度者亾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

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歿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
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勅令止飲行未抵治

所有一僧以榛杓瘦孟遮道而獻榛杓木多有文縷可愛多用爲椀

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

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獻殺

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遯

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

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

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

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

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輦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

汝曹群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

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

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

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

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

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

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次皆欣然許諾僧旣陳

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

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疣者

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

音蒲膊肉也

以餘肉和菘菜

擣曰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抵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刃者不加

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臺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嘗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封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

謀國蒲路虎之死捷捷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烝焉悟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捷捷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歿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哉無傷至七月魯堯宋滕虞諸王同日誅

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悟室

悟室時爲陳王

悟室不以爲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日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日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日敕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

下甲敕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
年卽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
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
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
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
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
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
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
校畢知舉卽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
甲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

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

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榜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頗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經官之律試之

者制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

經至於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

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爲之又有譯史或以練
事或以關節凡遞敕或唎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
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元木諸貴人除授則令
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

羔皮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廟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

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楮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醃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糞覆棚種之予携以歸今禁園鄉園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故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爲卧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用者百無二三大僅如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爲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

細如著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舐觸不越溝塹善牧者
每羣必置殺斃羊數頭殺斃音古力北人訛呼殺爲骨仗其勇狠行
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斃發風故
不食生達鞞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
重五斤皆膏脂以爲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
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亡牧
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兩剪
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爲草絆落可撚爲線春
毛不直錢爲氈則蠹啗秋毛最佳皮皆用爲裘凡宰
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夸曰

此潛羊也

自上京至燕一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卽西樓也三十
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
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亭厓鋪七十
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
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
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
木阿鋪五十里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
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
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

至同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惕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

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升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菽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觀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
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觀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
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
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
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
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
戾實由名喪至于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
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

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
里同風聰明白民不疑於物怡下明詔建官正名欲
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
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猷爰
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
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
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
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
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各
賓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

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償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革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衆聽

作室肯

太上御名

第遵宸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之

紊自餘欵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

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所以必行斷宜有定節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祈胥効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兗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

犯

諱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蠹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緊協力肆登極品兼縮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美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舊勳欲孤朝廷卽其所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

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离古
楚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
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
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舍覆第嚴
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
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
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亾爰致克奔之徒乃窮
相與之黨得厥情狀乎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
敢詭辭而詆譎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兇
悉殄於今日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
餘註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
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實重儀刑之望親
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追羣情祇膺顯號爰第
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
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
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
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
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
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竝茂古今

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
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
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
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
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
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
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
璽榮昇櫺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
正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

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飭美

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

訓益勵夙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
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
時而謹始十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目良
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
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
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

中外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
神於突與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
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
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大使武
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齋表詣闕以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
春所以大一統之始履禱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
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
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太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

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
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右松漠記聞二卷

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阨窮漠耳目所接隨筆所錄
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禿
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咳
侍籜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徙炎荒視膳
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
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

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弛語言之

律而 先君已齋恨泉下鳩拾殘藁塵得數十事
反袂拭面著爲一編紹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

